

整個問題的基礎，是由於本世紀家庭生活支離破碎所致。任何能够幫助重振家庭生活的尊嚴和安全感的事情，都有助於減少所謂導致墮胎的種種難題，而重振每一男女在社會上的尊嚴則尤其重要。每個人都應該愉快和有責任感地接納人的性別。

因此，我們應該為種族正義而工作是不消說的。一些積極的行動，如生命權利，應該立刻履行；進行有責任感的家庭計劃亦非常重要。有許多其他社會的錯誤值得我們注意的，例如耗費億萬金元來製造炸彈，而不用改善人、地球的染污、罪犯的暴行、有些法庭屢次濫用權利和法律程序進行審判——所有這些問題及其他都是重要的。沒有一個人能致力於全部的問題上，世界是需要每一個人貢獻自己的全力，擁有大部份世界才華的美國人，責任尤其重大。

### 每一個人可自不同的起點，嘗試改良這個世界，使它較我們誕生時所活的世

界要好一點。

我們相信墮胎問題的比率，是居於曾經提及的人類問題中的頂點。墮胎不單在各方面與上述的問題有關，如果墮胎一旦被容許在我們的國家實行的話，事實的本身便會促使上述的問題發展得更壞。在一瞥之下，有些人以為滅絕問題就是減少問題。就長遠的觀點來看，無論如何，這種不尊重人類生命的哲學，蘊藏着侵蝕穩固社會基石的潛力，最後更導致嚴重的混亂及人類的痛苦，遠超於可能提供的表面解決辦法。

### 兩種哲學不能並用？

「甚至如果有大部份市民贊成合法化，我想也不會實現的。我深信如果堅持反對墮胎者沒有完全被排除於政治體系以外的話，他們的意見必定在考慮之列。那些不相信墮胎的人士不會被迫墮胎，這個事實不會有多大幫助的，只形同對一位在德國納粹政府統治下的人說：『別擔憂，你是沒有責任的，你不必守衛

這些營地。』一個人如果支持枉殺無辜的政府，他必定開始喪失固有的道德標準，更使國家處於不道德的平安中，反之，則只得採取反抗途徑。至少有一位紐約的議員因為議案涉及以金錢「殺害嬰兒」，而加以反抗。」